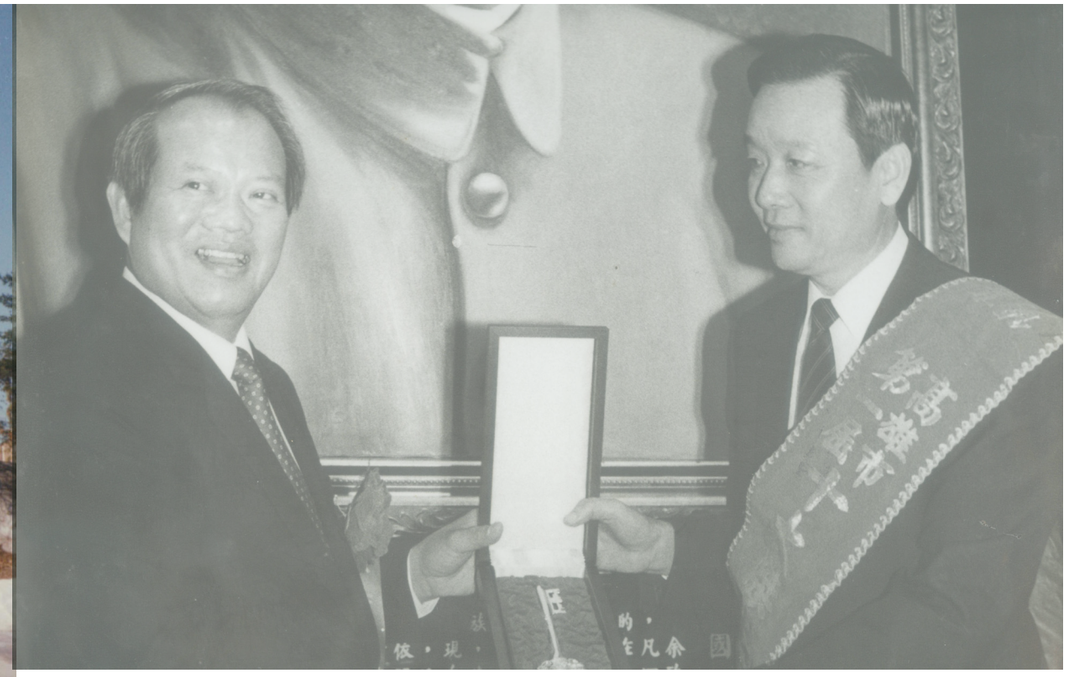
百年專訪

挖掘沉默的證據

法醫巨擘-裴起林先生



程文珊、顏民宗、詹淑雅、許哲瑋、盛義宏

北楊南裴－裴起林

在司法的領域中，有個職務總是被外界認為充滿著神秘氣息，他們離死亡很近，那就是法醫。法醫的工作主要就是檢視傷痕和勘驗屍體，此外更包括現場勘查和證物檢驗等等，上至驚動社會的嚴重刑案，下至街坊鄰居打鬧紛爭，無處不見法醫的身影。雖然法醫不能像檢察官、刑警般的破案，但是對於根據證物和遺體，來確定死亡時間或原因，甚至能透過解剖讓一切真相還原，是不可或缺的證據呈現工作。現下「智慧型犯案」盛行，法醫對於今日的司法工作而言確實是不可取代的一環。

民國七十二年間，我國司法史上最多連續「殺人魔王」徐東志案爆發，當時發現屍體的時候，已經是案發後好幾個月後的事情了，案情撲朔迷離，經我詳細地對死者身分的調查，並發現案中有案，最後讓曲折離奇的命案明朗化。而且經法醫解剖之後所得到的結果，不但提供辦案的依據，更是日後司法偵查審判的最佳佐證，因而順利的偵破了這件連續殺害七人的大案子。許多人說這是我的功勞，但說真的，這只是身為法醫的我應盡的職責及本分。

因緣際會　法醫人生

我們家族在故鄉本屬望族，但當時日本侵華，於十三歲那年，父親不幸遭到日本人的殺害身亡，而我也就開始過著為了生存而逃亡的日子。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以流亡學生的身分隨著政府播遷來台。當時榮獲政府的補助，得於國防醫學院畢業。經任職數年的軍醫，上尉醫官退伍後，於新竹榮民醫院擔任眼科醫師一職。過了幾年，因當時司法行政部（現為法務部）招考法醫一職，加上自己所從事醫科相關工作與法醫之專業性實有相關，故報考法醫考試。慶幸自己平時所學與努力，讓自己榜上有名，甚存感激。錄取後就讀台大醫學系，每日就是繁重的課業及考試，加上堆疊如山的原文書籍及期刊，求學過程除了深入了解人類身體的構造外，更需就各個疾病及不同之外力傷害所致死亡及傷害原因做深入的探討，並參酌國內外的期刊及論文以佐證自己實務上所經歷的一切，加深自己的專業知識及增進實務經驗。

而後陸續在新竹、臺北、高雄擔任法醫的工作，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三十寒暑。於任職期間，雖然不能說是做得非常傑出，引人稱頌，但是分分秒秒我都十分的用心。這三十多年的公務員生涯，我自認無愧於人，也無愧於己，對我來說，這就夠了。且幸得長官與大家的厚愛，我無以聊表，只能感激在心。

回想起來臺初期，總覺得隔著臺灣海峽的對岸才是我的故鄉。然而經歷過多少歲月，從一個過客的身分已慢慢變成「臺灣的歸人」。頓時來臺初期的思鄉之痛及返家期盼都已成為過往，眼前的臺灣已隨著多少個春夏秋冬成為一個育我的家，我也已變成一個在此落地深根的「臺胞」。

法醫人生　實現抱負

醫師是個令人稱羨的職業，不但社會地位崇高且待遇好。但反觀法醫一職，雖然具備醫師資格，卻是公務員，相較之下，就顯得薄弱。雖然我從臺大法醫研究所畢業，且成為了法醫，但當時的薪水相當微薄，且每天又必須與冰冷的大體為伍，就算是今日，法醫人數仍然不足，更何況當時呢？以醫師為志願的學子多，但是以法醫為志業的，卻是寥寥可數。

我當初會選擇法醫這條路，我並不敢自我膨脹而描繪要擁有多偉大的理想，但我認為人活著就是要奉獻，尤其是一個公務人員，人生不過短短數十載，要的就是要活得有意義，為人所不能為，於是乎便毅然決定投身其中，如今竟也過三十多年。這段辛苦的日子我衷心感謝妻子和家人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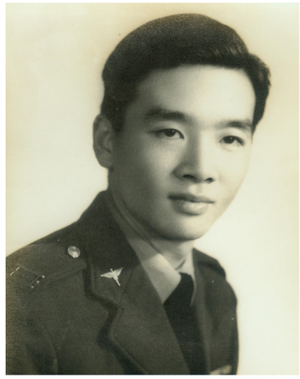
法醫生涯一開始，我在新竹任職，後調職臺北，但因為身體健康因素，又再度調職高雄，最後在高雄落地生根。在高雄任職初期，法醫的

工作環境欠佳，一般的解剖室大都附設於殯儀館內，經年累月使用之下，常有照明不佳、通風不良等設備簡陋之處，有時解剖一次需大約六、七小時，卻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因此在惡劣的硬體設備環境下工作，真的不容易維持工作情緒跟士氣。法醫在古代又稱仵作，在當時社會地位相當低微，而現代的法醫和檢驗員除了相驗屍體、判斷死亡時間，有時還得出庭作證，面對律師的詢問。因此如果沒有為自己建立高度的權威，似乎無法受到應得的尊重，這也是我一直在積極推動的專業權威。也就是透過多方面的提案，使一些有能力的醫師成為榮譽法醫，讓大眾開始尊重這部分的權威性。一個出色法醫的驗斷，都將成為辦案中偵查的方向和司法審判中的證據及依歸，因此應該賦與法醫相當的自主和尊嚴。

而我在高雄地檢署的任內，每兩個月會舉辦一次學術討論會，並邀請當地全體法醫和全體檢察官參與。會期中，將大家分成四個組別，由法醫提出專題報告分析，若與法律有關係的問題則請檢察官回答，最後再由大家進行意見交流，並研究改進方法。這項活動對於未來案情處理方式成效相當好，也讓法醫與檢察官們相互團結，而不會各做各的事，故案子辦起來自然會水到渠成。

同時我也經常往返屏東、臺南、嘉義、雲林、彰化等地之地檢署的法醫中心，協助其他同僚並分享相關經驗，諸如藉由對豬肉射擊以了解彈孔穿越時所造成傷痕，及增加槍擊案件的鑑定等等。而在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我還兼任高雄市政府的市政顧問，當時我們希望能夠幫助災區同胞並為他們服務，因此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發起邀請許多醫生團隊利用工作閒暇之餘和休假時間，共同前往災區為受災孩童進行心理輔導及為災區同胞進行義診和健康檢查，希望藉由大家的力量一同幫助任何需要幫助的人。

算一算我的一生之中，經歷過三萬多件案子，解剖過的遺體大約也有三千四百件之多，在實務和經驗上也算豐富。承蒙新聞界朋友顏國鉉先生以及各方好友不斷勸進，將我生平相驗的重大命案選擇案情較為曲折離奇之案件，再由我當時做的筆記參考，撰寫成書，名為「法醫的故事 - 裴起林洗冤錄」。用科學的角度和多年實務的經驗詮釋當年的案情，也冀望讓讀者朋友們踏入法醫科學的領域，使不當之怪力亂神阻絕於法醫科學門外，也為我多年用心的法醫歲月留下一點痕跡。此外我亦寫了一份「法醫業務過去、現在與未來展望之研究」，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喚起有志之士對法醫學之學問能有更深入的研究，並希望能夠使有關單位重視目前法醫業務的缺失，若有朝一日能夠改進，則是我國司法工作與百姓之幸。



解剖中心　貢獻所學

法醫鑑識工作為司法檢察業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鑑識工作受重視程度不僅是國家民主進步的表徵，亦為人權保障的重要指標之一。近二十年前，我前往美國參訪，待了近二個月，到過七個州，發現美國的法醫鑑識技術非常進步且專業，也設有相當多高科技的解剖設備輔助。相形之下，早期高雄市政府提供之解剖室環境設備簡便，進行相驗或解剖時，無任何隔離或防護措施，對於往生者的尊嚴及家屬的感受毫無尊重，如此長期忽視的結果，造成民眾對於解剖產生許多負面想法，而衍生極多待釐清案件之被害人屍體尚未解剖，致難以取得相關佐證資料，影響早期司法偵審時效及人民權益。近年來，各種刑事案件或陳年積案需要更多專業科學鑑驗，因此鑑識科學逐日抬頭，而法醫鑑識更是以科學捍衛正義，司法程序上的證據力需要精細縝密的科學技術來支持，故提升法醫品質，改善儀器設備乃當務之急。

在邢檢察長泰釗的統籌規劃下，為使各項法醫科技設備達到一定的水準，本人帶著三十幾年的法醫經驗與各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參與細部規劃設計，成立了全國設備最精密的相驗解剖中心。在各方努力之下，「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由此變成一個乾淨、明亮且附有現代化、人性化精密科學儀器的解剖中心，本中心設有 X 光機可增加法醫解剖的精確度，並可維持遺體的完整；且這棟建築的負壓裝置可防止遺體病菌散布。不同於舊法醫解剖室的陰暗潮濕、通風不良，本相驗解剖中心設有懸臂式攝影機，檢察官和家屬不需進入解剖室，就可透過視訊與法醫溝通，讓家屬可以了解解剖情形，是目前設備最好的解剖室。

這些先進的儀器設備，就是對大體的一種尊重。而乾淨明亮的中心至少可以讓等候的哀傷家屬有一點溫暖的空間。

勉勵後進　展望未來

如今我雖然已從公職退休，然而回首凝望過去，對於法醫工作，始終抱持著一貫的態度，雖稱不上是奉獻，卻是要秉持犧牲的精神。畢竟從事法醫是無法像知名醫師那般飛黃騰達，更別說要買名車、住豪宅等等。況且在東方人的世界裡，因民情風俗的關係，法醫的相驗、解剖等工作也不受到大家的喜歡。所以，要踏入這一行有個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熱忱及興趣。

此外，隨著司法革新的腳步，目前施行的交互詰問制度，使得法醫從以前僅須提供法官做認定事實的參考，轉變為須與律師、檢察官或被害家屬等人進行問答，且問答的內容從理論到實務，皆無所不問。這對法醫也是一種考驗，故須要細心且有定力，要不然會很容易被問倒。

這個工作回想起來真是苦樂都有，我相信每種工作也都是一樣，只是法醫這項特別的工作，感受的苦樂跟其他工作不一樣。例如一件命案發生，法醫使不會說話的屍體說話，幫助祂們告訴大家祂生前發生的事情，也幫助警官們釐清案情最後破案。這對社會、對家屬來說是功德無量，對自己更是莫大的成就感和安慰！

法醫這條路，我走來已數十寒載，我沒有任何的後悔，同時也相當滿意；況且家人也十分支持我。而我的表現雖然稱不上是傑出，但是碰到社會的大案子，倘需要我的幫助時，我還是很願意盡自己的心力和歷練。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我可以相當自豪地說：『我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別人！』

程文珊主任觀護人與裴起林法醫

裴起林賢伉儷與專訪小組

裴起林法醫與李昌鈺博士

左圖一，裴起林法醫介紹個人傳記。
左圖二，本署觀護佐理員專訪裴法醫。
左圖三，裴起林法醫提供之個人相本。